



## 中庸講記之五(下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⑥ **執其兩端**：度量而擇之，斟酌合宜，尋出無過不及，正中之理。

我們要如何度量？每個人都有一把無形的尺，我們要選擇，斟酌合宜，要無過與不及，即合於中庸之道。

1. **子入大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「孰謂邾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大廟，每事問。」子聞之曰：「是禮也。」《論語·八佾》**

大廟即周公的廟。這大約是在魯昭公的時候，孔子到大廟當主祭官，但那時他年紀還那麼輕（約37歲），當然要了解的事情有很多。為何會請孔子擔任主祭官？因為孔子就是研究

禮的，是一位知禮的權威。沒想到孔子來時，卻好像什麼都不知道，一下問東，一下問西，所以才會有這段話流傳下來。當時有些人看到後很疑惑：「這人是魯國出身的嗎？到底懂不懂禮？如果懂禮的話，為何會入大廟，每事問？」懷疑孔子什麼都不懂，是靠背景來的。孔子聽到這個說法後即說：「這是禮啊。」

禮的道理並不是看說明書就能了解的，禮是做人的準繩，要如何做人，才能將禮展現出來？最主要的是要合於禮的精神，也就是無過與不及，太厚禮不對，太無禮也不對，禮數要符合時代背景，隨著時代而變動的。孔子做事謹慎，要做到不失禮，所以「每

事問」，問詳細一點才不會錯。我們通常做事都一知半解，以為自己已經知道了，就去執行，做起來有時對，但也有可能會出錯。孔子就是求完美，既然擔起了這個責任，有使命感，當然要做好、做對。

## 2. 執兩用中。即體道以用，人情不蔽，物欲不動。故不易不失，不增不減，無私無偏，無過與不及，此謂仁義禮智，莫不俱備，皆中之德也。

執其兩端，用中於民。我們都知道，德是道之用，但要如何用？即人情不蔽。常說要去除私心，就是為了不讓人情蒙蔽。雖說「修道是從人情起」，人情要如何顧及？要符合中道，找到中心點，物欲不動，去除私心，心即能修到「理之靜」的境界，無善無惡，無私無偏，無過與不及。過與不及都不合禮，不合做人的準則。人俱備有仁、義、禮、智，此皆不可離，這是中之德也。

「其斯以為舜乎」，舜能做到「德為聖人，尊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」《中庸》，可能就是這個原因，所以人尊稱其為舜帝；重點是說舜有大智慧，好問，好察邇言，隱惡揚善，執其兩

端，用其中於民。

在用人方面，《論語·泰伯》中提到：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」舜能集思廣益，只用了五人就能治理國家，此五人即「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」（註1），禹帝治水；稷管農業方面，是關於如何播種、收成等經濟民生方面的事宜，如同經濟部長；契管禮，如同教育部長；皋陶辦司法；伯益辦理有關火的事，在那個時代，火是很重要的，有一種說法是古時要用火趕走野獸。

在道場，我們常覺得人才很少，然而道是天人合辦，若能好好運作、集思廣益、同心同德，每個人都發揮自己的力量，才能成功。為什麼舜用五人就能治理國家？因為他捨己從人，能犧牲自己，多聽別人的意見，融合別人的意見，不執著己見，不先入為主。我們道場不只是五人而已，卻無法辦好區域道務，問題出在那裡？因為每個人的主觀都很強，尤其是道務辦久了，覺得該怎麼辦，我都已經瞭如指掌，可以掌握在手上了，以為我的意見才是意見，然而這是最笨的，所以有句話說：「愚者好自用」，因為不明白道是天人合辦的。

## 《中庸》第七章：

子曰：「人皆曰『予知』，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『予知』，擇乎中庸，而不能期月守也。」

① 予知：予知是自己以為自己很聰明的意思，因此常常會自作聰明；會自用就是因為自作聰明，以為自己未卜先知，還沒開始做，就以為自己都已經知道了。一般人都沉溺在聲色貨利、是非得失之中，自投羅網，而不知道要增加智慧。所謂「天羅地網」，就是在捕獲這樣的人。

「知」的等級有四，這是袁前人在《學庸講義》內的說法。

1. 「大智大慧」，能聽人之所不聽，見人之所不見，「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」《中庸》。

道是無形的、是形而上的；一切的知識、智慧都是形而下的、看得見的；而大智慧者，能聽人之所不聽，見人之所不見，這就是道。古詩偈：「可貴天然物，獨一無伴侶；覓他不可見，出入無門戶；促之在方寸，延之一切處，你若不信受，相逢不相遇。」我們都知道這就是在講「道」。

「促」即是近的意思，近在方寸之處，「延之一切處」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大地山河、日月星斗，都包含在道之中，若不相信的話，縱然遇到，你也認不出來。

道博大、奧妙，如深淵的水源一樣，而時出之，要什麼就有什麼，即要仁就有仁，要義就有義，要禮就有禮，要智就有智，就像泉水一樣，一切都在其中，慈悲心、是非之心等等都自然流露。

2. 「小智小慧」，善惡、是非分明，一聞大道，尚能切磋琢磨，假以時日，亦能有所成就。

我們都在這個小智小慧的階段，「道」原本我們都有的，但卻若存若亡，有時候有，有時候沒有。

3. 「邪智邪慧」，日以計算他人利益為務，只從事不勞而獲，甚至傷天害理的勾當。道場較沒有這樣的人。

4. 「俗智俗慧」，即是世俗智，便是孔子所說：「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」  
《論語·陽貨》

鄉愿即表面上做好人，對也說很好，不對也說很好，亦是偽君子；這是孔子很批評的一種人，如同德的賊。

以上「知」的四種類，我們自我選擇。

- ②驅：即自我陷落，也就是自己驅趕自己的意思。
- ③諸：之於也。
- ④罟：網也。
- ⑤獲：機檻也。
- ⑥陷阱：坑坎也。
- ⑦期月：期音基。即滿一個月也。

修道要知道什麼是陷阱？什麼是罟（要網住我們的網子）？如聲色財貨、是非得失等等都是，這都是天羅地網，要抓我們的。

孔子說：「人人都說我知道，但是明明是一個陷阱，卻偏偏不知道要躲避；人人都知道中庸很好，要擇乎中庸，但卻都無法有始有終，常半途而廢。」這是人的通病。

1. 子路進曰：「敢問持滿有道乎？」子曰：「聰明叡智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讓；勇力振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謙，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。」《孔子家語·三恕第九》

這幾句話前面還有很長的一段故

事（註2）。孔子到魯桓公的一座廟，廟中擺設一個歪斜的杯子，孔子問守廟的人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回答：「這是欹器（杯）。」作用即宥座（如座右銘），給人警戒的作用，看到杯子，就提醒自己做人要怎麼做。欹器空時是斜的，裝半滿水時，杯子卻很端正，而完全裝滿時，就傾覆了。孔子告訴他的學生說：「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！」所有的器物，裝滿東西就一定會溢出來。

所以子路才問孔子：「敢問有否裝滿的方法？」孔子說：「聰明的人要大智若愚；功勞很大的人更要懂得謙讓（不要只想做老大）；力氣很大、很勇健的人，更要小心，不要太展現；無論很富有或很有學問，還是很有才幹的人，修養好更要懂得謙虛，這就是所謂『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』的道理。」修養功夫到的人，更能以謙為本。亦即滿時，要懂得大智若愚與謙讓，就像老子所說：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」《道德經·三寶章第67》則滿是不會造成傷害的，所以這是告訴人不能自滿。

2. 孔子何以惡鄉愿？只為他似忠似廉，無非假面孔。孔子

何以棄鄙夫？只因他患得患失，盡是俗心腸。《圍爐夜語》

這是談到《論語·陽貨》中的兩段道理：「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」、「鄙夫！可與事君也與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。」此處的「原」下面有多一個「心」，《論語》原文中是沒有的。

孔子何以厭惡表面上很會做好人的呢？因為其看似有忠有廉，但都是假面孔，這即是偽君子。偽君子比沒修道的人還糟，還沒修道的人是小人，這很正常，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。

鄙夫不是卑賤之人，而是鄙陋的人。這裡問到，是否可以與鄙陋之人一起做事情？孔子解釋，鄙陋的人在還沒得到榮華富貴之時，會一直憂愁得失，憂愁得不到名位財利；當得到時，又憂會失去。這樣的人靠得住嗎？他可以說是「無所不至」，也就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。

這些都是俗智俗慧的人，只想追求世俗的東西。我們做為一貫道弟子，一定要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期許大家共同來努力。

（全文完）

註1：出自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「當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，洪水橫流，汜濫於天下。草木暢茂，禽獸繁殖，五穀不登，禽獸逼人。獸蹄鳥跡之道，交於中國。堯獨憂之，舉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澤而焚之，禽獸逃匿。禹疏九河，濬濟漯，而注諸海；決汝漢，排淮泗，而注之江，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。當是時也，禹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雖欲耕，得乎？后稷教民稼穡，樹藝五穀，五穀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飽食、煖衣、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為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」

註2：原文出自《孔子家語·三恕》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，有欹器焉。夫子問於守廟者曰：「此謂何器？」對曰：「此蓋為宥坐之器。」孔子曰：「吾聞宥坐之器，虛則欹，中則正，滿則覆。明君以為至誠，故常置之於坐側。」顧謂弟子曰：「試注水焉。」乃注之水，中則正，滿則覆。夫子喟然歎曰：「嗚呼！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！」子路進曰：「敢問持滿有道乎？」子曰：「聰明叡智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讓；勇力振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謙。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。」